翼〻齋漫錄

丁卯正月連爲別直於 慶德宮矣十五日 傳曰洪勿爲夜直領敦寧趙顯命上劄曰伏以臣伏聞東宮有微感之氣爲便承候令方來待於 慶德闕下矣即又伏聞洪勿爲夜直之 傳教云洪此時不可暫離直次伏願即收成命爲答曰省劄具悉劄陳是矣依施爲更爲就別直○十九日東宮曁嬪宮還于昌德宮罷別直第○二月十九日拜戶曹參議○二十日謝恩○二十五日大臣備局堂上引見右議政閔應洙戶曹判書金始炯漢城判尹聖應兵惠判書李周鎮禮曹參判金尚魯行都承旨洪象漢校理吳彦儒假注書趙有臣事變假注書宋瑩記事官尹東星鄭恒始入侍時戶曹判書金始炯曰八

道年分啓目今已畢到矣昨年之分定京年比摠故比準於
各其年則關西諸道不無些少出入而忠清道劃給
外加給至於千餘結所當依定式爲之而其數旣不過
多且係 宵旰前事似當勿論故惶恐敢達右議政閔
應洙曰朝家旣有拿問之定式而旣發 筵中則恐不可置之
也 上曰戶判所達過於忠厚推考此則依律令擧行可
也○三月初一日就理○初三日納供曰矣身奉職無狀自速
罣對震悚之極無地自措大抵湖西昨年農形慘被水灾
五十餘州擧皆告歉而當初地部事目比摠豊歲中間僃
局加許亦甚零星以此 朝家所劃之灾較諸各邑灾頃之數
則太半不足無以分排而勘田之政事體甚重稅入之縮不可

不念故嚴飭列邑更覈虛宗実結則減之又減宗結則括之又括而亦不忍勒徵白地之稅以蓄窮民之寃畢竟都數自致減縮於宗摠事當更為狀 聞以俟 稟處而鄙序晩而磨勘甚急遞職久而交龜且迫其間事勢有未及回旋不得已經先修 啓雖其本情實出於軆 聖上如傷之盛德而立法之初自不免把科之歸私心悚懍若無所容揆以邦憲合被重律惶恐云云伊日保放 初六日因 傳教蒙放

初七日上辭疏曰伏以臣供職無狀自犯罝對之科 聖度寬大施赦宥之典追念頌恩惶感交切災荒劇而宗摠不足之狀交龜迫而未及狀請之由已悉於金吾供辭今不必更事覼縷而道臣事軆既與繡衣有加給実結又非裁倉之比而

朝家申禁之初未免自臣先犯其重田政飭藩體之道其不可
寅緣倖逭以壞 朝綱也決矣臣承聞拿命適在於受暇省
墓之時罔夜疾馳重感風寒屢日露冷諸症越添蒙宥
調治少無所減頭疼氣眩貼席涔涔搆疾而飲啖不能順
下痰涎而肢體殆難收拾以此病狀尤無束帶之望茲陳
短章仰瀆 宸嚴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賜遞罷以昭法紀
以安私分不勝萬幸云云呈政院還出給○五月初二日明政殿
親臨殿講時以叅老官受點出榜後罷退○二十日 聖上有微
感至疑候班而感氣猝劇未叅候班故陳病辭職疏曰伏以
臣於農壇陪從之時微有暑感之氣而不至大段及夫歸家忽
然大寒戰大發熱病是輪疾症如毒痁肢節則如針亂

注

刺咳喘則如鉅急引勺水纔飲嘔氣輒發雜試醫治了無變
動昏昏涔涔與思為隣者凡三箇日矣長單請急盖出調治
之計見阻喉司方切悶蹙之恑即伏聞 王候欠寧至設庭候
寸心憂遑曷有其極在臣分義固當拚死趍參於具僚之末
少效微誠而昏綴之氣無以自力欲起還仆終未趍造病裏
惶隕生不如死茲敢倩搆短章仰瀆於靜攝之中臣罪尤
大伏乞 聖明亟降嚴譴以昭法紀以安微分不勝大願云云呈
政院還出給○二十二日 王世子有微感 傳曰戶曹參議洪
與醫官同為入侍于 東宮差備自今日至六月初 日
連為入 爾問候 王世子微感平復後不為入爾問候○初十
謝恩○十三日歡慶堂承旨儒臣入侍

時 上曰承旨與儒臣進前洪 及修撰黃梓進前 上曰如今番

引洪謚事謂之耳所聞而為之乎 梓曰 殿下若許人隨事盡

言則臣當行公宜嘉奬之 上曰所達則有古人風若論是事則

曰是而若論非事則亦可嘉奬乎爾今玉堂亦達之予許隨

事盡言而爾不言耶 梓曰臣新自遐鄉来無可達之事 上曰

無可達云者非矣目今紀綱頹敗豈無可達之事乎 梓曰臣將

達矣以今番弘錄言之忝下削畫者有之矣 上曰誰也 梓曰申

晦也晦申𪗋之子申晩之弟豈不可為南床而以忝下未付職為

之此非南非弘也又有在喪而忝錄者矣 上曰李⿰虫毅何不達之 梓曰

在喪是者⿰虫毅也 上曰此言則是矣李鮐適萊伯而大臣欲因

以陞資予以為非鮐莫可則已不然苟艱仍命為灣尹即今官

方則淆亂非南非弘言果是矣枰曰直為南床豈不可乎 上曰予欲處分謝恩後不為挾册罪矣予非以達申晦事謂之公心而其言則果如甬父之言矣辛任間甬父有所達而予尚記之甬之所達不負甬父矣枰曰雖南床無不可而以不付職之忝下為堂録是非矣洪 曰此言似抑揚矣 上曰承旨之言是矣南床豈可多乎予嗣服以後北伯李宗城及李天輔而已一録之中申晦李毅中豈皆為南床乎枰曰毅中喪中弘録似無不可而不出六為之故官方終淡何如臣言寔非私意也 上曰予雖衰耗豈不知私意乎成天柱亦陞六而為之乎洪曰此亦一體也似於其日陞六矣 上曰擧条末下耶洪 曰此則不知矣 上曰是必有前例而領相金在魯為之矣洪 曰

領相多識古事豈為無前例之事而外間則不聞有前例矣 上曰此爾所見乎聞物議乎 柙曰此臣之所見也臣萬萬不似論思之職則決不可行公矣 上曰爾年幾何 柙曰四十九矣 洪曰儒臣雖新入生疎而咫尺筵席有辭若藏者然推考何如 上曰非特推考也將有處分矣 上曰雖無洪溢之事爾欲自劾乎 柙曰臣學無識雖無人言亦欲自劾矣 上命承旨書傳旨仍教曰玉堂之撕捱從此無期矣玉圈之人似尤為撕捱矣洪曰申晦李⿰忄毅致合於挾冊登筵今如此可惜矣 上曰成天柱亦可惜也洪曰然矣而此非非斥其人不必永為撕捱矣 上曰此則緊矣異於李衡萬

李應惇事矣應惇雖有其病不爲關係矣洪 曰李應惇若有病則
朝廷必不使之挾冊登筵而今若已差則豈以舊病有所妨害
乎 上曰黃梓之論此二人不及於成天柱子精言梓非故爲斥此二
人自至於成天柱 洪 曰渠與成天柱聲聞不相及此二人皆熟習故
其言如是矣 上曰弘錄之撕捱者李應惇李衡萬申晦李徽中成天柱
五人也洪 曰又有一人爲 上曰誰也洪 曰安儁也 上曰李應惇雖
肥鈍予知以爲純宗矣皆可惜洪 曰申李成三人皆最合玉
堂者安儁亦善文矣 上曰承旨知之乎洪 曰科場有名於升
學爲二下二中而且爲畫壯故人皆稱之 上曰左相趙顯命亦言
其善文矣洪溢大体則無隱而予以惜其人之意言之矣安儁其
爲人亦精而不浮矣 傳曰修擬黃梓渠若自劃於堂錄宜乎

儒臣詣閣終不挾冊分義道理俱涉寒心修撰黃秤拿處以
次退出○十五日歡慶殿都承旨李喆輔右副承旨洪 入侍時
洪 曰即見黃海水使李昌壽褒貶啓本則邊將無一人居下
殊無嚴明 殿最之意推考警責何如 上曰允洪 曰即見
京圻水使趙東漸褒貶 啓本則邊將亦無一人居下殊無嚴
明殿最之意推考警責何如 上曰允洪 曰即見南兵使
趙東尋黃海兵使趙虎臣統制使李彦祥啓本則邊將無一人居下
殊無嚴明 殿最之意並推考警責何如 上曰允遂退出○十
六日陞左副承旨○同日歡慶殿大臣秋曹堂上嶺南御史引
見時領議政金在魯右議政閔應洙刑曹判書趙錫命左副承旨洪
嶺南御史韓光肇假注書李星慶記事官鄭恒齡沈鏡入侍伏訖

領議政金在魯曰近來蒸熱特甚此時 聖體調攝若何 上曰無
事矣今日以盈德獄事有可下詢故召卿等耳宋子畫像去
處不可不推覈而關係重矣其令本道查覈乎更遣御史爲宜
乎拿致京獄爲宜乎各陳所見可也領議政金在魯曰獄事則
御史既已了當而影幀去處所當窮覈更遣御史無妨而拿
致京獄亦好矣右議政閔應洙曰獄案則御史既已究竟只
爲推尋影幀一款而更遣御史亦似不便拿致京獄似好
矣趙錫命曰臣意則更遣御史拿致京獄俾無所妨矣洪曰
臣亦初聞此獄事甚爲驚恠矣後聞嶺伯金尚魯及審理
使金尚迪之言以爲此獄似冤若平心推覈可得端云矣今
見御史別單誠如其所傳矣拿致京獄則影幀去處之

推覈恐不如即其地而推之渠雖曰埋置沙汰必無至今

留置之理雖嚴覈末由得之千里之外拿致遠人轉相連

引者必衆無辜之人橫罹往來貽弊不輕此亦不可不慮

也影幀致真果埋置必已朽盡若已投諸水火尤無可得

之路臣則知終不可更得矣　上曰然矣影幀今必無似不

可得矣然重其事之道不可不自京獄了當矣頃者以李

夏躋事追悔此後非強盜則勿施治盜之律事既已下教

載於續大典則當該縣令不遵受教而亦非無討捕而輕

施亂杖已涉矇然𠴲渠雖無狀名以爲士則亦豈可遽施治

盜之刑其時縣令〻該府拿囚勘以重律其中應問在京者

令捕廳即爲機捕送秋曹一體嚴問　上曰影幀作變人

亦是士子耶領相金䲰曰戶長之子亦入其中豈可謂士子
也右相閔應洙曰出入於鄉校書院則可以爲兩班故如是爭奪
矣 上曰永川孫後軸慶州李墺獄事御史旣已廉問覈宗
反獄分付道臣嚴加同推期於取服其時營將申瓊瑞拿問處
之而府尹鄭濟弘旣犯不法方有拿命令該府以此嚴問領相金
䲰曰刑書事宗爲可憫矣前頭將有査事而判書趙錫命乃是
入耆社之人叅判叅議亦皆老病不可無變通矣洪 曰刑書
三堂若聞此語則自當呈辭亦適矣 上曰旣知其衰老而不卽變
通以致三堂之一時呈辭亦似異矣以誠心待臣之道變通可矣遂
退出○二十八日歡慶殿承旨入 侍時上曰常山府夫人祿捧給
之乎洪 曰常山府夫人祿捧因 筵臣陳達有 賜給之命

而未知果受之否耳 上曰廩祿賜給與否追後問啓可也遂
退出○七月初二日歡慶殿儒臣左副承旨洪 入侍時
上曰近來之人不欲爲臺職若授則反怒政官自趙鏛已然
矣又 命讀禮曹判書權 禰 疏 命書批答曰好得可違之
道洪 曰續大典有兩司互勘勿許引避之文臺官帶推似
無不可行公之理矣 上曰牌不進推考亦爲行公故領相金
雖頃以勿避之意陳達矣既載續典則不當引避承旨之捧入
亦非矣當該承旨推考可也洪 曰頃者重臣以裳巖代石
處以破石更等事仰達而如此則恐不可成世堪輿家之言皆
以爲不可仍宜其云若以雜等則近於叢祠若以泥灰三物交
合貼石添補則似勝於不爲矣 上曰曾見闕內等墻

處付以油灰而非久剥落况泥灰乎恐無益矣洪 曰泥
灰異於油灰久則成石矣吳彥儒曰竊有所懷今因言端敢
此仰達矣洛昌家若知浮石之為害至於此境則初豈
為此而且京兆如或及時禁止則終豈浮出耶且臺疏只
論洛昌而不論該堂殊失論事之體矣宗臣雖已自 朝
處分而該堂有不能禁斷之罪臣謂京兆當該堂上宜罷
其其職也 上曰臺疏果宜并論而不為之矣儒臣吳彥儒
所達得體依為之而儒臣之請只論首堂耶並論三堂耶
須明白陳達可也吳彥儒曰臣意則三堂一體不必區別矣
洪 曰聞其時有所管郎廳報京兆之事而堂上有題辭者
云諸堂不必混入矣吳彥儒曰然則題辭堂似當之矣 上曰政院

捧現告時以其時題辭堂上捧入可也遂退出○初四日歡

慶殿金吾三堂上請對引見時判義禁金若魯同義禁李世進徐命九左副承旨洪 入侍。左副時承旨洪曰漢城府堂上罷

職當依日昨 稟定以題辭堂上捧現告而取考京兆去來文

書則部官負糓狀以爲十二月望前始後云門部將手本以爲

十一月念間始後云部將之言是也則十一月間行公堂上雖

無題辭之事當爲該堂部官之言是也則十二月間行公堂

上勿論題辭間有無似爲該堂而本院有難區別現告敢此仰

達矣 上曰部官糓狀題辭者誰耶洪 曰十二月行公判尹也

上曰從部官所糓而捧現告可也洪 曰今日都承旨入直故假

注書李萬膺以上注書例當入直矣申時已過則令此入侍之注書

所當申退而既入於儀者入侍座目單子故不得變通而又
為入侍矣既是申後入侍則入直注書使之入侍而此注書使
之出去可也 上曰然則入直注書使之入來可也李星慶出去李藹齊
入侍假注書李藹齊追後入侍洪 曰 殿寂例有日限而安東
前府使李夏宗赴任日淺入於殿寂矣夏宗果有所坐則道臣南泰良
之狀聞論罷可也而至於限前考績有違格式且關後弊慶尚
監司南泰良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又教儒臣讀之吳彦儒讀資
治通鑑自癸亥以劉晏為太子賓客止晞將兵救之 上曰下番
讀之金相福讀自己未釰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止賜爵武都
王 上曰承旨讀之洪 讀自永泰元年春正月癸卯朔以百官迎
於光順門外從至寺 上曰注書讀之李藹齊讀自僕固懷恩誘回

訖止京城解嚴 上曰下番翰林讀之宋載讀自初肅
皇止梲百官捧而給之 上宣醍醐一梡賜諸臣飲洪
曰五紀曆天子集用知曆者作之其云天子自為者
正如韓琦用范鎮歐陽脩而曰天下文章莫於是矣吳
彥儒曰承旨之言是矣 上曰然矣○十四日歡慶殿大臣備
局堂上引見時領議政金在魯右議政閔應洙吏曹參判金尚魯
副司直徐命九禮曹參判洪象漢入侍右副承旨洪 曰近來若
有大臣及禀空備堂入 侍之 命則不以次對例舉行矣今
日則初以大臣及禀空備堂来待書出榻教所當依近例
舉行而旋有金吾堂上次對同入之命傳教既舉次對二字
故不得不以次對舉行矣 上曰予無次對之教而中官誤傳

當該中官推考可也○十八日 太廟展謁擧動時行都
承旨李喆輔左承旨韓師得右承旨沈星鎭左副承旨金尚迪右副承
旨洪 同副承旨李宗迪入侍時右副承旨洪 曰今此樂工之
駕前擊錚宲是無前之事兵曹之不能檢飭事極未安該
曹堂郎並推考何如李喆輔曰擊錚人既是樂工則與外人闌
入者間異該郎亦何以知之而論以事體責向所歸郎廳不
可推考而已矣 上曰兵曹堂上推考禁喧郎廳令該府
處之可也洪 曰樂工之駕前擊錚宲是前所未聞之事不
可以循例擊錚人所勘之律勘之令攸司從重科治何如
上曰若不飢餓則何至於此耶此宲可矜而不足治也然依為之
李喆輔曰饑者樂工擊錚之事典樂必無不知之理不可不罪之

該院堂郎亦宜警責矣洪　曰樂工輩所爲典樂豈不知
之其猥越之習不可不懲至於該院郎廳不但不常時不
能檢下之失樂工輩安減之代趂末推給致有無前之擧
亦不可無警責之道矣　上曰此是無前之該擧該院行首
典樂宜不能檢飭之飭令攸司科罪樂生樂工亦民也該
廳其若善爲給代該院郎廳亦爲善爲區處則豈有此無前
之該擧王者申飭宜先其本䝱廳堂上從重推考該院郎
廳令該府處之　上曰似當以來此典樂捧現告渠必無不
知矣　上命召摠管趙　徽問曰造裝之甲外致飾而内無鐵者
也或云雖造裝甲而其中間鉄者或間之云然否　徽曰旣曰造裝
則豈有中有鐵者乎　上命更召軍門事知敎鍊官問曰頃以

造裝甲申飭禁斷矣俄見龍虎大將趙㦗所着之甲外似造
裝而中間鉄鉄之內又間掩蓋者云甲衣體製如此耶魚鱗之內
例有掩蓋者耶教鍊官曰魚鱗之內本無物矣 上曰大將
之甲亦如御甲內無掩蓋之物耶教鍊官曰然矣 上曰鐵甲例
短後大將之甲亦然耶教鍊官曰不然大將之甲則異於軍兵欲
存衣服模樣故長其後矣 上曰龍虎大將記過前陪待
令於弘化門外事分付 上駐輦弘化門教曰龍虎大將
來待近處之意分付洪 曰有標信然後可以來待云矣
上曰既已記過則雖無標信可以來待矣藥房提調元景夏請
對日影熏勢請退輦入於門檐內 上從之 上曰龍虎大將
拿入 上曰禮房承旨樂止事分付兵曹判書鄭羽良進曰禁

衛別將方有拿命姑使金汝豪代察之意敢啓 上曰知
洪曰侍衛宣傳官傳命緩緩記過何如 上曰依
爲之宣傳官曰趙德中以爲未見標信不敢進來云矣
洪曰此則事理似然矣 上曰旣有代察之將則
德中便非將帥速爲拿入可也此意送令旗言之德中拿
入後 上命宣傳官陞視其甲宣傳官曰腰上有鈌
臂下無鈌鈌之內有盖矣 上召都監教鍊官問曰城
內動駕固與郊外不同入幕次後則軍兵例爲下馬
乎教鍊官曰例爲下馬矣 上曰郊外擧動則鳴鑼
後下馬城內擧動時亦然乎教鍊官曰雖無鳴鑼之
節而有將令然後下馬矣 上命德中曰衣服雖各有

時體宜與軍兵相同 御甲亦無異於軍兵而甬獨自異自以為異於凡將亦一驕字也且軍兵未解甲而甬先解不耐暫時之苦如此脆習緩急能與士卒同甘苦乎頃日監役所謂驕將正如甬之謂也以有如甬驕將故致使軍兵枉得悍字之稱矣遂命決棍宣傳官傳命之際誤以為將驕故卒亦悍洪 曰侍衛宣傳官不善傳命記過何如 上曰依為之領敦寧趙顯命請對入來 上望見曰領敦寧何為入來耶遣史官傳諭使之進來趙顯命曰此人武臣輩之所愛惜願勿過杖使之重傷且甲無定制或有外面施鐵者矣 上曰勿過杖之言是矣
上曰事極驕慢初欲準十度矣日熱方甚故止於五度矣遂

命拿出　上曰此乃何許人也洪　曰此乃趙明澤之姪也
上曰人則頗善矣此乃勸武者乎洪　曰然矣　上曰曾入捕
將望乎洪　曰未入矣　上還宮諸臣退歸○二十日行副司
直金聖應䟽曰伏以臣罪在溺職宜被大何而薄勘未幾恩
敘特降仍畀以前帶之戎任臣於惶懍隕越之中不覺感
淚之沾襟臣性本悠泛觸事憒憒非但臣自病之抑亦
聖明已俯燭之矣臣於昨秋旬後忝叨漢府而適有採薪之
憂未即祗謝及至晦間始乃强疾出肅中間本府事毋
論大小臣未得與聞及夫歲初因倫局甘結自本府飭查
於該部則部官回報洛昌家浮石事始出矣臣之肅命在於
畢後前二日則不能察禁之罪臣實難逭故臣於向日已

有自劾之章而至於題辭一款部報既曰已為浮出故臣
意以為既浮之石不可復完縱橫路傍徒碍觀瞻故果
以既浮之石令無奈何令本家運去此後則各別嚴禁
為題臣實迷昧唯知申嚴於方來未覺論罷於既往
此莫非臣悠忽無心之致惶悔之極噬臍何及然臣此
題浮失固無及於前冬已浮之石而遞臣以此現奏於該堂
論罷之際臣實莫曉其故也臣又有惶惑者當初始役
月日部官所報與部將手本各異故更查於該部則該
府回報果如部將手本而其前後報牒及各人招辭一一
在案臣之前疏以此畧陳今者遞臣乃以部官初度誤報
者舉以仰禀若如遞臣之言則臣之前疏自歸欺罔此人臣

極罪臣之萬萬惶怖當如何哉昨緣動駕隔宵戎事迫急
分義所在他不暇顧冒沒受符黽勉赴陣而若其因仍
蹲冒斷無是理玆敢瀝血陳籲伏乞 天地父母曲察
臣危懇亟遞臣將任仍令攸司重勘臣罪以爲人臣
失職不忠者之戒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此不
過飭勵往事其何撕捱卿其勿辭行公○同日二更
歡慶殿右副承旨洪 入侍時 上曰承旨此來先讀
章可也洪 讀執義閔遇洙疏 上命批答曰遇洙年在
亨洙之下乎洪曰然矣又命書訓將金聖應平監趙榮國疏
批 上曰議處公事讀之可也洪 曰擊錚樂工朴
治擧条今朝已爲入啓矣既在三日限內故注書不

為請罷矣今者該院郎廳及樂師已為就囚原情公事皆
已入來而樂工擧条尚未啓下事體終涉未安注書推
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 上曰龍夏一向忍杖杖斃不久矣
洪 曰臣頃已陳達而此乃期於死杖者也 上曰然矣
上曰殺其叔母者此不拘日次者也此則杖斃之外無他道渠
豈肯為承服乎諸臣以次退出○二十一日以領議政金在魯
偕來事奉命在東門外○二十二日右副承旨洪 疏曰伏以
臣伏見副司直金聖應疏本則以向來坐罷時事分疏太過辭
意頗露有若臣初不能審慎於筵奏又不能致詳於
現告者然臣誠悚恧繼以訝惑蓋自裳岩浮伐之後
京兆之論題部牒者傳播搢紳臣亦耳剽故乃於前

席論勘之際適承 下詢信口以對及夫 筵退始聞該部
回牒與部將手本所報日子有所相左竊慮其現告之
或差詳考報案又經陳稟此則舉条在焉臣何必架疊
也雖然臣非以部官之踏印公牒謂必可信亦非以部將
白文手本謂必不可信而事已過矣罰已勘矣則謂有可
下者何不付之於令無奈何而必以六月退捧之招欲完至
月始從之證得不有歉於渾厚之風耶獨臣之所慙恨者
當初 筵白非有他意而重臣乃以欺罔惶怖等說引罪
至此臣之不安尤當如何茲敢畧暴事实仰瀆 崇聽伏乞
聖明俯賜鑑諒亟遞臣職名以為妄言者之戒不勝大願
答曰省疏具悉此何撕捱者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二十三

日領議政金在魯偕來後入來○二十五日歡慶殿領議政金
在魯右副承旨洪　入侍時　上曰司馬公曰繁纓小物也而孔子
惜之昨日玉堂以爲同知多有乘轎者彼承旨亦見之云此亦
名器甚可駭也承旨所見者誰耶洪　曰趙璧輝云而此則
士夫而承襲封君云異於他同知矣領議政金在魯曰世或有名
士夫之類乘轎入肅臣自兒時亦聞之矣　上曰予則今始聞之極
爲可駭不可不禁矣洪　曰臣之尊行有蔭官大臣家亦有蔭
官非敢以蔭爲輕而我國既以科目取人此等之職即文官之
窠蔭官則經正後始許判決事漢城左右尹可矯過濫之弊
而今則蔭官稍有勢力者皆爲之矣　上曰近來判決事新
經者誰耶領相金在魯曰趙斗壽而大臣之子曾經牧使矣　上曰欄

收亦非小官矣領相金在魯曰近来冗蔭或有擬摠管金吾者矣
上曰誰也領相金在魯曰不必一一指陳而至於南漢紀則名家子有文
名即故判書南龍翼之孫應教南有容之父也 上曰南有容乃南龍翼之
之曾孫耶予則今始知之矣 上曰昨年礪原君為上使領相比之
李裕民之兵判而前頭則事勢當不得如此此矣又曰摠府即予
府往之處故心常惜之近來武弁之為摠管者似多過濫矣以承旨
書旨曰繁纓小物而孔子惜之況秉軒乎今聞造臣陳達予則初
聞竊為寒心此後則非曾經京兆亞尹同敦寧則不敢秉軺之意
定式施行官方之紊亂亦一也此後則舊官之堂上判決事二品亞
尹非帶礪勳蔭及別為調用者外必以曾經正然後通擬事其令該
曹奉承傳施行遂退出○八月初三日歡慶殿儒臣入 侍時左副承

旨洪曰臣有區區之懷敢達臣當　殿下晩政庶欲仰承　聖德而
殿下每有咨且之　教臣寔慨然矣　上曰雖以乾道言之自有旺衰
之理矣儒臣魚錫胤曰聖人志氣清明無衰旺之可言矣今　聖教
或稱終條理此何言之不思也　上曰唐鑑太草略矣舊見如前生
事故命持入矣　上又曰順宗篇不必進講此篇除之可也　上命洪
讀南龍河獄案　上曰當初罪人之上來專爲影幀推得事也今則
以杖斃自期云然則法不可施矣龍河若死則又將及於龍天矣儒
臣之意如何錫胤曰旣以影幀推得爲問則期於得情雖自斃何惜
儒臣金尙喆曰以臣所見龍天則勿爲施刑似是德意矣諸臣退出○
初五日歡慶殿兵曹判書請對行兵曹判書鄭羽良左副承旨洪入侍
時鄭羽良曰臣使事知兼司僕摘奸于　陵行道路而歸有　稟定事

敢違今此 陵行 御路以石串峴為 懿陵主脉改以雨裝峴而御路石串峴則植木塞路事定奪矣洪 曰其時臣為本 陵之官因監營關文多植樹木以塞踰脉之路矣今聞兼司僕之言將伐木通道云矣 上曰丁巳 陵行既以石串峴作路故不知其種樹事而有所下教矣今番以雨裝峴路為之可也洪 啓曰癸亥年既因筵中陳達石串峴則以 懿陵主脉植木塞路 陵行 御路當由雨裝峴事 稟定則禮曹所當知委兵曹而不此之為故今此陵行時兵曹不知其時委折幾乎斫木開路於石峴禮曹之踈忽甚矣其時當該堂上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而其時政院不令兵曹並為聽 傳教亦不可無責其時當該承旨一體推考可也翊曰穆陵洞口外當駐兵而民田害穀處多云矣 上曰當觀大體若不

設陳繞火巢作一字陣似好禁軍教鍊官同往詳察地形可也
上問石串雨裝兩峴路相距遠近幾何洪 曰三四十步而雨裝峴
路廣於石串聞兼司僕之言雨裝峴路則無害穀處云矣陽川縣監
望單 上曰注書出給吏曹使之改望以入事分付 上曰南陽府使
首望李光涎何如人羽良曰南陽則可辨者矣 上曰副望尹志泰則無疑者
矣可謂割鷄焉用牛刀矣洪 曰其有將來之人矣 上曰曾為堂上職
者耶羽良曰曾為吉州牧使以有老母呈遞矣 上曰末望鄭彥儒何如洪
　曰吏判每稱其善矣 上曰然則末擬亦擇矣 上又曰鄭彥夔之族
乎洪 曰非矣南人也 上曰李墰俞直基何如洪 曰李墰臣不相知
俞直基則嚴基之弟人物可嘉而稍欠振作矣、 上曰俞嚴基善人也肖其
兄則亦似善矣 上又曰許槃何如人羽良曰許采之弟頃年井邑倅遞來

後趙載浩以善治言於李鎭周爲公州判官矣未赴任呈遞其後又除金川郡守因不辭臺諫而徑遞矣 上曰陽川慽慽邪洪 曰以人譽見之可當大處況陽川乎 上曰許棨則雖非特敎如此邑望當例擬之者予意則以爲許棨除大邑之可以修擧處陽川則以地望稍高者特差之則似有宗效矣翊曰下敎誠然矣又 啓曰前則軍門中軍禁別將直自堂上陞擬而今則防塞矣近來亞將甚苟艱負桐水使望亦僅僅備擬禁軍別將雖以元援騎差下而似聞訓局又欲還差本局中軍云又當見失而本營中軍方作闕大臣不爲入侍臣雖不敢直請陞擬而宗無可合之人矣 上曰卿能議大臣以堂上中可合人陞擬可也洪曰然則此後又武有之人陞擬之事亦當必徑 遵稟又議大臣後擧行矣 上曰當初定式之本意如此之後如有陞擬之事則自當稟達後同議處之矣

上問亞將誰當陞擬 翊郞 曰鄭穆汝趙東夏將來可用之人矣穆汝和吉東夏颯爽
矣 翊郞 又曰近來同知事難爲矣老職者之一番同知不可不聽而一段所
羞或至四五人豈不太濫乎以同知請來見臣者盈堂滿室矣 上曰武
士之來見者易遂而士子之來請者必尤苦也同知非但爲渠一身而已之
有推恩事此誠好事而濫則濫矣 翊郞 曰嶺南先賢之地朝家所重
各別調用使之被德澤可矣非曰人〻可用至如尚州權一相不爲黨論
真可用者矣洪 曰其弟亦佳矣 翊郞 曰然矣 上曰予知之矣權相龍果
可嘉矣以次諸臣退出○十九日 穆陵幸行以兵房承旨隨駕日召
浚陪扈還宮○二十二日歡慶殿大臣備堂引見領議政金在魯摠戎使
朴纘新行副司直且任聖刑曹判書申晩吏曹叅判金尚魯禮曹叅判洪象
漢左副承旨洪入 侍時領議政金在魯曰今年畿內凶荒太甚宜

加給災而經費亦為苟簡宗兩難而臨時似當有裁減之舉矣
上曰今姑不可輕動而他日自當如是矣畿内則有求對之路遠道為
尤難矣洪 曰人臣之道當奏以水旱盜賊如古人所為臣之言此
以仰達今年穡事兩南則稍豐圻内及湖西
沿海邑雖為凶歉而所謂海溢被災之淺深有無亦各不同非如水
旱通被之災以臣所聞沿海一帶亦不至盡為慘凶矣沿海被災
廟堂雖給災百姓不能徧蒙其惠而 朝家所失則多矣 上曰承旨之
言誠是矣 尚魯曰承旨所達可謂知民國之憂矣領相金 在魯曰以 孝廟
朝覲之達凶蠲減專為百姓大典法年年給分數災則雖豐而亦為
給災之道矣 上曰雖給災不能均視國之所費則多而民之所食則少
且執災此前輒加數雖以為民之心特為蠲減而古人曰恩渴則慢此為

難繼之道矣 在魯曰 昨日守令所達有 稟處之 命而舉条姑未出其
為何事也 上曰需米事 昨日廣尹以為移於外村則反有害於山
城之民而其言誠然否洪 曰南漢城中訓御禁軍不多不足為民弊而
各處保直之類其後極歇民亦不以為苦矣 上曰豐德人民刷還之請
何以處之 尚魯曰 豐德比通津尤難以其山川之限隔也盖松都為歇役故人多
投入而田土家舍自在只其身移避而已以此之故前日數百戶之村今不滿
數十戶或有茂草之場甚至於名編軍籍者當其徵布之時恣意越
去豐德府若送人推捉則松都以管理之威捉入重杖故不得為刷還
之計矣 上曰豐德屬於管理營故如此耶 尚魯曰 豐德非管理營之
管下而名位懸絶故如此矣 禮曹參判洪象漢曰 此宰臣其時果善為之
而移去之民非撤家賣土而去越境而寄處於所親人夜還家而宿

畊時則歸田而耕故禁之爲難　上曰今番海溢如山而來此非海
溢如山而來此非海溢乃海溢也在魯曰聞右相言越鎭島而入來云矣尙魯
曰今年海溢非一時災害也乃變異也　上曰東海亦有海溢耶尙魯曰
亦有海溢之時矣　上曰東海則無潮矣尙魯曰東海雖無潮而長時推
盪如風駈之狀而頃刻之間狂飇忽起則天地晦冥波濤盪溢咫尺之
間不能分卞空舡則漂出於陸地之上商船則輒致敗沒雖呼救而不
可得矣洪　曰數年來連有溢災此乃　聖上惕慮警省處也　上曰
然矣洪　起伏曰臣常抱耿耿微忱故敢達臣年少未及立朝於　殿下春
秋鼎盛之時今乃忝叨近侍之列屢承衰憊之　敎每切憂悶之忱而
至於前日二字之　敎寔不勝心膽隕墜之至雖以今番諸　陵奉審時觀
之　殿下不待扶腋步履如飛遍審丁　陵不出點汗臣以年少善步見

稱於儕友而尚不及焉聖人志氣固無可衰血氣則雖有時而衰矣然
今 聖體康健筋力如此退計十年前未審如何而以今觀之此正 聖
上奮勵有爲之時而臣亦庶幾竭其魯鈍以裨 聖治之萬一伏願 聖上更
勿如前 下敎則臣下當安心而無驚遑焦迫之慮矣 上曰何至然乎今番
陵行後始知之汗不出乃氣血衰耗之致氣不喘常時自奉甚薄故也數
十里行步足可爲之而其於內傷何即今心內皆灰矣不亦難乎俄以海溢
事有下敎而顧今國之紀綱無一可恃一朝壃埸有事則人心波蕩靡
所以治矣近以鳳城將之無回咨爲慮而予之所慮恐不止此矣洪 曰目
丙子以後邊陲無事四境安謐古語曰胡無百年之運以天時人事揆
之此甚可慮矣以言乎北則荒溪而不治以言乎南則雖非平酋之子孫
終難放心矣 上曰承旨所達是矣洪 曰今年穡事雖曰勾歛大同之灾

擧世皆歉然後給災而以海溢邑言之沿邊一帶外不無虛實相蒙之弊給災之道誠難矣 上曰古無此摠給災之道而田政專在守令矣每當凶荒白給賑濟故國用皆弊此實難繼之道也洪 曰失農則飢民或有推移相食之道而若全然白給則 國家所失多矣 上曰白給然後民知惠澤而守令亦務為白給予於百姓何惜之有脫有緩急則無措手之路矣洪 曰國家當以惜費為念而即今滲漏之弊耗費之道日漸增加雖以各司言之吏隷之古者二三人處今或至十餘人之多此屬亦皆有料布矣此雖小事亦可推而知也 至尊雖獨憂於上羣下或拘於顔面而牽於情私孰肯勉公割私而為省費之道乎 上曰京中一疋之佳未知鄕中鄰族幾人之徵納思之殘忍矣不曰勞於求賢逸於任賢乎凡政令施措之間在下者若奉承 朝令務盡職事則紀綱自立而 國事可做矣今

畨上言甲飭故其弊至於二百張二百張上言今始見之矣洪 曰聖
誠然矣自 上若無甲飭之事則臣恐解體而事不可為矣願今
國事可慮者甚多紀綱墜下財力匱竭人心愁怨而率皆玩歲愒日
架漏牽補百未聞一號一令之有可以振刷者臣未知如是而可以為
國乎 上曰承旨所達誠是矣而其中添入黨習日滋世道自在其中
矣 上曰諺書云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故左相宋寅明殁後無擔當國
事者矣洪 曰必擔當然後 國事可做矣諸臣退出○九月初四日
歡慶殿大臣備局堂上引見左議政趙顯命行兵曹判書鄭羽良咸寧君
朴纘新行司直金聖應具聖任刑曹判書申晩吏曹參判金尚魯工曹參判尹
汲入侍時左副承旨洪 曰親臨庭試時試官擬望之人乏少而侍從以
上受由下直者無日無之請申飭何如 上曰堂上堂下受由下直單子庭

試前勿為捧入可也洪　曰在外諸臣亦催促上來何如　上曰依為之諸臣一
以次退出○十二日歡慶殿左副承旨洪　校理徐志修入侍時　上命洪　書
柳東茂判付　下教曰柳東茂殊常矣錢八百兩猶為一律則況銀八百兩乎若遲
晩則當用一律並以杖斃為期矣近因大臣陳達廉吏既蒙褒賞則貪墨者
尤覺愧恧矣志修曰嚴懲貪吏宗為礪世之大政而臣見御史別單一無可死之罪
而至於刑訊則過矣前後諸臣雖有所達猶恐挨逼於御史不敢盡言矣雖以
鄭弘濟言之南陽事罪應至死而得免今以慶州事受刑終涉過矣　上曰犯贓不
服則不為刑推而何志修曰御史曾不為守令驟聞之故然矣　上曰儒臣此言忠厚矣
若柳東茂者何也志修曰東茂所被捉雖云踏印文書以前官事嚴問下吏而捧侤音踏
御史印而封進者謂之印跡文書可乎金德厚不過幺麼一武弁以月廩餘米之責用
豈可謂犯贓乎古有未經守令而為御史者見邑倅之責月廩大以為駭而論罷

矣其後渠爲守令將營其祖先祭需欲賣月廩而旣以此罪他人之故渠不敢犯之姑追悔而歎曰御史當送曾經守令之人云矣洪曰近來貪風盛行有此懲礪之政故臣宗欽仰雖不無所懷而未敢以此事仰達矣德厚事雖駭悖無儲置大同犯手之事賣其月餘米買牛而來事甚巧矣而此非不法之事且頃者御史來到本院言書啓中或不無過處 聖上若混同嚴治心甚不安云矣修志曰買牛亦豈云巧雖以官馬駄來月餘米是豈謂贓乎柳東茂即閫帥也銀子一百兩之用亦不足怪也而以此刑訊則亦不無後弊矣 上曰儒臣此言亦忠厚月餘米此豈大段罪犯乎金星尚金魯尚嘗譽其善治而今如此怪矣洪曰金魯尚果嘗言德厚之善治矣柳東茂則爲閫帥若過數年雖用千金不足爲怪而不過三月之內所用至於八百兩之多臣初聞頗以爲疑及見査狀則乃六百餘兩也見其供辭有曰娼嫉之人構陷如此願一面質云似有委折若因此刑訊則渠雖武弁殊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修志曰貪墨

之人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宜可刑訐今則不然豈能服人乎弘濟事以御史別單見之
賑民而無一人流亡者云然則其善賑可知其所把用不過料利中剩物非公家
錢穀則此不過吏所為以此受刑誠冤矣 上曰儒臣此言無隱之義也貪吏烹
而有餘罪者多矣而此遽發覺故然矣諺所謂不聞如金鑄安知不有過於此者
乎予之刑訐此輩寔懲戢之意也志修曰臣以為貪吏反不懲戢矣 上曰何謂也志修
曰殿下於此等人處分過重則後之為御史者必不以如此事 上聞矣臣以傳
聞事仰達雖甚未安而頃聞關西御史任璞聞此報書 啓中多有拔去者
云如此則貪吏豈可懲畏乎 上曰關西御史無所捉文書予甚怪之矣韓光肇新
出身故有該於渠之所見而然矣志修曰誠如 聖教矣以鯨油事言之臣曾聞臣之
七寸叔命淵素稱以清白而為海邑倅時賣鯨油營其嫁女之需雖以廉見稱
如命淵者猶如此況彼武倅之賣用鯨油何足怪也 上曰儒臣直矣然初見者

必厭污是言無恠矣志修曰臣嘗有耿耿于中者敢此仰達臣曾以問郎累次入侍訐問之際或不無旁引他罪以為取服之資今以柳練茂判付觀之以不為直招歸之於欺君欺君者是人臣之大罪本罪之外又添如許大罪此誠如何矣　上曰儒臣上款之言忠厚而下段之言非矣洪曰儒臣辭不達意也練茂把贓之時既已欺君則到今將死之際豈責其欺君乎　上曰翟黑子猶不欺君矣洪　曰翟黑子豈易得哉志修曰練茂輩何可以高允責之乎洪洪曰今日貪吏嚴治實為懲戢之道而若只此而止則臣恐無其效也此後御史雖不能盡送各道而抽栍出遣勿以捉得貪吏為心使之廉察則其效也大矣　上曰然矣諸臣以次退出○十四日承旨入　侍時　傳曰人君勸懲廉貪為先其意何勸一廉吏衆民賴便懲一貪吏衆民解怨噫置百里之任吾民便苦其在一令一人廉衆民凞凞一人貪衆民嗷嗷其可不勸其可不懲昔之齊國之大治亦不過封一即墨烹一

阿其時齊王之左右見阿之烹以此懲創後雖有田野之不闢不以實告于王齊豈

曰有治其反謂無王噫田野雖不闢齊猶烹阿剥割吾民吾民嗷嗷其不嚴懲

是奚異於推諸民而納諸溝中近者因贓法之不嚴為貪吏者以效翟黑子欺君為

事而為道臣者牽掣私意一番更查都為白脫而然若此將焉有御史廉問將

何為嚴懲貪吏以此之故御史廉問其歸無宗之科貪吏稍令只自揚揚奇不

寒心噫暮年氣衰其雖勉強而欲為少勵者深恥古帝王之晩怠亦慨今世

道之日下此非為我也寔為國也寔為元良也然二三貪吏嚴問之下其雖遲晩

猶不直招律不準繩若此而其何懲貪而雖然其中可見予之不已甚處也為今

之臣者效唐臣十漸之戒戒其君或忽此心而惜乎頃日儒臣所達也先謂以過中其

復曰若此後之為御史者因其處分之嚴重將無聞貪之舉云噫上款所陳意雖

無隱一何其言之誤也亦何謂世無臣噫他日為御史者雖有貪吏懲今二三貪吏

之因欺君略干訐問隱而不同其誰欺乎可謂誣一世而其中頃日關西御史
任璞聞此於貪吏亦為減損云果若此任璞不體靜攝中卧席半夜召諭之
意顧瞻以嘿是負我也宜乎清飭而以此立的以奏意雖樸直亦何謬哉此則懲
貪吏嚴紀綱之道宜乎有飭而其猶細者其中尤該者柳茂東昭之更查之後
忍杖不服是欺君乎欺金吾堂上乎判付中欺君之目爲可無也而敢曰昔年爲
問郎時殿下先以此等之語引囚人使不敢違供今又以欺君問於茂東云判付即
問目也渠既欺君爲可不問噫予非仁也欠於强故戊申治逆洙牒所無而猶不
忍刻問諸臣尚謂余太寬若此之故囚人或承欵猶恐不勝杖而亂招詳細更
問於結案之招亦恐囚人之不知結案而矇然就法令問郎言于囚人渠詳知
然後下府臣法噫臨視梢楊豈欲為也而必也親臨恐或玉石之混淆其若儒
臣之言此正孔子所謂導之以刑者也此非特解我懲貪之典反我治逆之心中

夜思之心自慨惋更欲整衣命召承宣更皷已深故忍嘿而今聞儒臣爲問即時即尹光天親問時云噫光天指大訓以爲不卞淑慝其言斷案更何指導闡渠之撫父肥就刑之言即停刑訐而酌處此果嚴乎太寬乎今以光天事比之貪吏而爲言者亦淡該也其在嚴治並懲貪吏之道當爲重處而奏雖該心無他可知亦宜參酌徐修志罷職刑不上大夫可謂於例事豈可謂爲貪吏齊王烹烹之阿亦非大夫乎史不言名只稱大夫噫雖卿宰而外補其若犯貪王章帐之猶當準法況他乎其下此後不可解懲貪之政云者可謂補過於前不違而其在勵政之道當先近密之臣承旨洪 遵差不闡則已既聞之爲御史聞一貪吏之被刑懲創而不爲直陳將爲用彼御史哉或不無聽聞之過其在重御史嚴御史任璞拿問處之○十六日拜工曹參議○

十七日上辭疏曰伏以臣 遵奏不審致勤 嚴教遄職薄罰不足懲罪章皇逬

出縮伏悚凛歷累日而靡定水部 新命忽下意外負罪賤臣何以得
此惝怳感激益不知所以自措也噫贓獄 嚴處蓋出於懲勵之盛意臣於
此際職忝近密親承痛惡之 敎每切欽仰之忱其何敢為此輩営護而伊日
遣辭遽因言端率口仰達引喩失當詠語歸趣有若引此五字經義要為
分疏救解者然此不過 威顔咫尺辭不達意之致而若論其奏語妄率之罪
誅罰猶輕 譴違未幾恩除復叨難荷 聖度之寛容益覺私心之兢惕所帶
之職係是閑司而以臣情勢不容虛縻茲陳短章仰瀆 宸嚴伏乞 聖明俯加
諒察亟遞臣職名仍治臣妄言之罪以警具僚以安微分不勝萬幸云云入
啓 答曰省疏具悉辭不達意業已知矣特遞勉飭意在懲他爾其勿辭從
速察職○同日承旨 入侍時 上命讀諸臣疏禁府刑曹判付至李升顯供辭
上笑曰李升顯既是昏昃人則何能耽妓樂耶至李鏈事 上曰李鏈為人頗可

矣雕悖之目容或用之於武夫而至於傷倫二字可謂深重矣夏扇冬鐥之際親戚間或有向隅者之毀姜鳳休必聞其言而發此啓也至柳東茂病重停刑事草記　上曰今者有病在渠幸矣東茂事極殊常矣八百錢亦難免於贓律況銀八百乎以準律受刑寧不如死矣承旨　曰臣意則貪吏不可不嚴懲向對徐志修謂以朝家既送繡衣廉問以來則當覈其虛實若有犯贓之事則在法固宜嚴治今若毋論其所犯之虛實一並置之則便同因噎而廢食云矣然徐志修之言非出於救解貪吏或慮有刑律之過中而特辨未達意之致也上曰徐志修之言本出於忠厚矣予豈有深意其言辭之坦率乃是家風予反以為可貴也承旨曰故相之言坦然真率故儕友之間常以無邊隅笑之　殿下亦必為想得而志修之言語舉止恰似乃父典刑今者乃是渠家風之教志修若聞之則必感泣矣　上曰果多乃父之典刑故頃日亦有以愴然下教於渠者而真率云

者誠然矣承旨曰臣又以志修所達引問罪因之言有酬酢矣凡於問因判付之際
聖意全務以開導罪因欲其傅生故 下教之際委曲〻盡則或過矣而引而為
問之云語意誠未暢矣云則志修曰此則果如所言吾之所達亦此意而辭不達意
乃至於此案為惶恐云矣 上曰其本意亦必然矣因其所達不過為一時勑勵而
已予心則釋然非有深罪之意也且見其為人頗知事務亦似留意於此事予
以為貴矣承旨曰其人之真率坦白即其本稟而且於事務亦頗經心而惟
以有懷無隱為心矣 上曰予若不先勑洪 徐志修等人則非勵他之道
也洪 則本非無邊隅之人還與徐志修同入而然矣承旨曰洪 之意亦非
出於救解也因徐志修之言有所仰達而古有刑不上大夫之文故偶爾仰達矣
上曰兩人處地與他有別予將任用故先有所飭勵矣且 國法不先用於此等
人而只用於鄉曲無勢人則法豈立乎予亦知出於無隱辭不達意之致而先

勅此人以勵他矣○十八日謝恩工曹參議○十九日景福宮勤政殿 親臨

庭試時以對讀官受 點考試出榜後啓遞請 闕仍為罷退○二十六日拜吏

曹參議○同日吏曹 啓曰都目大政隔宵堂上不可不備員新 除授李曹

參議洪 令政院禀 旨牌招察任何如 傳曰允○二十七日吏曹參議洪

牌不進罷職傳旨 傳曰只推即為牌招上辭疏曰伏以臣千萬意想之外忽伏

承三銓 親命驚汗浹背莫知所以自措也噫 國家用人之道亦須隨才而責其效

而免其剌矣天曹佐貳是何等地望是何等職責而乃以如臣才疎歷淺者苟

然濫授無少留難臣心兢惕已不可言而其玷名冤而駭聽聞為如何哉念臣通

籍未幾驟躐至此外而州府藩臬內而銀臺諸曹何莫非踰涯過分而特以

責任運之稍異於權要紛沓之奮惟在於奔走故有 命輒膺不敢為控免之

計顧今所叨以其望則清塗峻選而非可擬議於臣身以其職則權衡人物而

易致僨誤於 國事臣何可徒恃 寵靈冒沒承當上以負 明主愼簡之意下以
貽微臣顚沛之患耶近來居銓職者必以世道之難平物情之難齊為逡巡辭
避之端而若臣自畫之義有未暇論於此區區迷執不待臣之畢辭而想蒙
聖明之俯燭矣百爾思量變動無路違 召未勘 天牌再辱狼狽失圖一倍罔
阨玆敢隨詣 闕外悉暴微懇伏乞 聖慈察臣難冒之情亟賜遞改治臣
違傲之罪以昭法紀不勝萬幸臣無任戰恐懇祝之至入 啓 答曰省疏具
悉今者此任意蓋在矣爾其勿辭從速察職吏曹叅議洪 再牌不進
傳曰承旨入侍入侍時 傳曰承批之後又復違牌其在分義道理俱涉寒心吏
曹叅議洪 從重推考待明朝牌招叅政〇二十八日又上辭疏曰伏以臣於銓職
萬不近似難便之端臣有宿講必辭之義人無異議而 聖明至仁尚靳勘罷
批旨溫諄 特敎嚴截有非微末賤臣所可承聞者惶悶窮蹙益不知置身之

所也噫臣即疎迂畏約之一新進耳望窠未著資歷甚淺今若不量拙分徒
恃寵靈辛然處雎盱之地而操通塞之權則其顛頓狼狽必無幸矣然則上
之所以榮寵臣身者適足為招災之階而下之所以奉承君命者將不免
僨事之科此臣所以不敢以趨走為恭而固守迷見抵死祈免者也特召之下謹
此隨詣闕外瀝血哀籲於天地父母之前伏乞聖慈察臣誠懇之非出例
讓念臣虛卸之不久縻卽賜遞改俾安私分仍命有司重勘臣罪把
以為人臣慢命者之戒不勝萬幸云云呈政院還出給吏曹參議洪 牌不
進罷 傳旨 傳曰只推更為牌招吏曹參議洪 再牌不進○三十日依承
傳罷職○十月 日敘用○十八日拜左副承旨仍即謝恩○同日知
事元景夏左副承旨洪 儒臣 持冊子歡慶殿入侍時 上曰守城事
予於述編有所云矣先固藩籬然後有可為而卿於守城事所見異矣知

牌

事元履曰臣之所見果有異矣凡事將決未決之際雖陳所見而既決之後
雖有所見事體不敢為言矣　上曰與草木同腐者布衣寒士之謂也予
則不免乎漢唐凡君之歸豈不慨然乎洪曰　殿下自知慊然人君之盛德今
之勉戒者抑戒之意而　上天尚且驚動　殿下憂　朝廷而慮生民疆埸之憂
亦非細慮也　上曰雲臺之報外時候亦異矣詩有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
此室處之義而今則正似桃李華之時矣朝廷之憂既如此國中之憂又
如此而疆域之憂雖有之予有驅除之意矣守城之外無他要道而莫
如擇守令也洪　曰今有守城之論而臣意則以為賊來然後可論
守城善其防禦賊自不來則可無城而此論沙峴南渡漢江則何
以守之今之鄉民後徭頻劇之故查正聽定之已久而里侵族徵尚
無變通且以馬兵保人言之當給二人而雖一人宜定於當邑矣守

域

都城者是守中門之計也賊入大門則中門何以守之 上曰中門可
守大門亦可守也豈可謂賊入大門而不守中門乎洪 曰今之急
務莫如節用也 上曰方以節用之意申飭軍門而外方所用亦多於
前乎金若魯曰曾以僧頭扇禁斷之意陳達矣 上曰其時卿有所達
矣景夏曰臣所達與若魯有異僧頭扇自古有之禁奢後豈在僧頭扇
之禁乎 上曰昔之簡紙其制小而精妙矣今則比前長大此亦節用
之意耶諸臣以次退出○二十四日歡慶殿大臣備堂引見左議政
趙顯命行戶曹判書金若魯行副司直金聖應靈城君朴文秀行副司直
具聖任禮曹判書李周鎭刑曹判書申晩行副司直徐命九右尹金尙星京
畿監司李命坤左副承旨洪 同爲入侍時 上謂洪 曰啓覆文
書列書罪人名各人名下書其罪名後日入侍時入之〻意言于

刑判諸臣以次退出〇二十五日 親傳香入 侍于明政殿〇同日歡慶殿
以 翼陵奉審承旨持奉審書 啓與禮判李鎮周同為入 侍時 上曰
讀之洪 讀訖仰陳曰床卓褥席皆精潔 曲墻莎草亦無它頉而東
邊新築墻面少有鑄痕土色似少黃矣 上曰不大毁傷耶鎮周曰甲子年小
臣監築之時因 下教冒大雨完役矣今聞引新舊築相合之縫似有痕
矣洪 曰痕處不大仍後日改之似好矣 上曰舊築專用白土新築雜
用黃土故其色然矣洪 曰用三物則似為堅矣 上曰祭物先已熟設耶
洪 曰多已熟矣 上曰書知道洪 曰故都事金鎮瑞之妻即北城
府院君之子婦也落在湖西年老寡居生理無聊臣於今日奉審之
路回思則 聖母之同生豈忍使至於此耶不勝感愴之懷敢此仰達矣
上曰年幾何洪 曰似踰七十矣鎮周曰承旨所達好矣以德意軫念可也

上命洪 書之曰興愴之中令聞故都事金鎮瑞妻尚在湖西云分付道臣
食物題給鎮周起伏曰題給之事有循例亦有從優之道矣 上曰然因教曰
衣資食物從優題給噫金鎮瑞即國舅之子 聖后之同氣其妻沉滯鄉
曲聲聞莫知豈徒欠典非追昔年之意噫一時顧助其何以濟其窮令
該曹若有其子孫特為調用鎮周曰臣每過先城舊宅未嘗不徘徊感歎
想像其遺跡而不忍去也 上曰聞卿此言自不覺其愴然也朝廷之語
予不忍誦而其所追悼與想則深矣洪 曰此 顯廟批語也 上曰庚
申年佩三軍門將符則 先朝之倚仗豈不重耶洪 曰謹慎是約無
愧古人矣 上曰向者金福澤事予實不學不知二字之出於禮記帳殿
閔堦之流涕尚不忘矣金鎮龜亦賢云矣金鎮圭則有臣固執之 聖教矣
予則曰直捴府時未見其有固執蓋隨事之是非固守不變諺所謂有

用之固執也金陽澤則其晩得之子也周鎭曰謫居德山時娶而生陽澤故小名則果喜
也　上曰若使故判書在者必無辛生事矣洪　曰金陽澤亦有固執矣　上
曰科儒皆願故判書之爲試官其公心主試拔得人才此可見矣　上曰金
斗秋謝恩而不爲行公耶若以金遠材而撕捱則過矣命洪　書之曰國舅奉祀
人調用已爲　下教而其零賛豈若光城國舅乎奉其祀金斗秋一謝其　命
又爲不仕此非特爲調用之意其令該曹隨窠更爲調用　上曰遠材非光城
之子孫耶洪　曰故判書金萬重之孫也　上曰婢言嶺外甲先達之詩乃睦
天任之作也予聞於洪景輔而知之矣厥漢以此爲渠作則由此觀之僞詩乃厥漢
之作俑也道臣之置於放秩關係甚重故置之者此也又命洪　書之曰躬侍
其香追惟昔日一倍此心遂望西郊竟夕耿々頃者金遠材道臣置于稟中
事體徑先故雖爲問備置仍之命其時　下教曰此乃特放者而豈自下　稟

請云者意亦在也噫其僞詩非渠所為故其時既已參酌又有減等之命既往

大赦今又與愴頃者命仍令者特放其各意在特為放送事分付 上曰金家

多在湖中耶洪 曰散在各處矣 上曰金福澤之子在擇揀中予見

其狀真寒乞兒也洪 曰古人云交必擇相好者蓋相好然後乃可達

也 上曰閔鎮五鎮厚之同氣耶周鎮曰乃驪陽府院君之庶子也 上曰予乃

今覺之 聖后有庶母云矣洪 曰奉朝賀家今亦零替矣雖有一百祥

而奉祀孫則流落驪州近來不為收拾豈不慨然乎閔家不為奔

競故無蔭仕之矣 上曰八月有所 下教矣百祥依然如其父矣洪 曰

然矣 上曰遇洙判書之子耶狀貌何如年幾何周鎮曰甲戌生臣自其童

子時見之矣 上曰翼洙與故判書貌不相似矣周鎮曰然矣臣前年以京畿

監司過驪陽之墓而展拜則碑石乃 先朝 御筆故臣因為奉覽之

矣 上曰驪陽奉祀誰耶洪 曰閔百奮也李周鎭曰臣惶恐有所達矣令
該曹錄用兩 國舅家子孫使之為無故家人未知何如 上曰所達
何以言之之意也周鎭曰臣獨入 筵中不敢盡言矣 上曰然矣此卿之公
心也予則厚於達城薄於光城也謂洪 曰必知此語矣今之諸臣非
光城家則必不然矣此非常無是心而今日始然也八月十四日 御製
亦示此意而未知何以則慰 聖后之心也閔昌洙事予有所失而至使通洙
用心而死思之未嘗不為之悽惻也以次退出○同日二更宣政殿左副
承旨鄭翬良右副承旨洪 禮曹判書李周鎭兵曹參議李昇輔入 侍時
上曰初意則欲御熙政堂踰峴時見火色甚大御此宣政殿矣來時先
諳 東朝親承 慈聖勿為驚動之 教矣人心每於蒼黃之際恇擾易
矣故今此 殿坐出於鎭定之道耳每以謹慎之道申飭而尋常聽之

當有懲一礪百之事也 傳曰不爲謹愼以致于此當該內人令攸司爲先
刑推一次後從重勘處洪 曰冬雷之後又有此災是仁愛之 天警動我
殿下欲其益加脩省也伏願 殿下念哉念哉 上想中宮殿
承傳色下問曰火不延及於層閣耶寶文閣無事乎對曰無事
矣 上命宣傳官入之注書黃昇出招李長齋 上曰長齋聽中官言
所當毁處毁之 上曰宣傳官入侍聽命時武兼皆爲入侍洪
曰無水故撲之之道差緩矣 上曰予忘之矣汲濯故堂池水以
用之 上曰李逸濟當入於救火之中招之逸濟進伏 上曰汝登彼屋
上觀之逸濟傳言火消息逸濟躍上呼曰無延及之患矣周鎭曰夜氣
甚寒中閤門閉之何如 上命中官閉之 上曰當此紛擾之時有人神
雜楺之弊各別申飭 上曰景秋門馬軍營斧子金虎門北營畚屎

入送事從門隙言之 上曰兵判軍门大將来耶御將此時豈入来耶
上曰以排設大索毁什之用力之際恐或傷人武兼往諭之武兼許拜
曰日曉則恐風發以長竹繫布撈漬水以擊之則可以滅之 上曰依
為之洪 曰以綱席漬水覆之可以滅之 上曰欲得於民間則恐有擾
矣洪 曰豈有慳惜之理也周鎮曰久 御冷處下情悶迫矣 上
曰稍竢之周鎮曰火息後當為問安 上曰退去閤外兵房留在異輔進曰
臣不能詳知其形止而大略計之則宣化行閣及 中宮殿行閣毁處
近五十間而今則又無可憂者矣少退問安更為入侍 上曰鄭来伯
出整軍隊知其傷於瓦石傷於火者有無幾何以達之 上曰入侍
承傳色宜乎待令而不知所在其涉寒心令該曹處之可也洪 曰
軍卒既多用力自 上宜有軫念之道矣 上曰兵曹郎廳入侍金朝潤

進伏 上曰差備門內有大門汝當嚴飭無令雜亂也 上曰大臣將任來待

闕外者退去事分付 上曰扈衛廳守其信地而不來耶速為知得以

稟鄭𫘥来出去招来扈衛將 上曰此何人耶洪 曰此韓澄也 上曰履歷

為之仰陳 上曰扈衛軍何為獨不來待澄曰臣先令軍人汲水臣則方坐

待標信矣洪 曰此事得體矣 上曰然矣諸臣以次退出〇十一月二十五

日與政堂左副承旨洪 東萊府使閔百祥入侍時 上曰鄭目入来耶

洪曰不為持入矣 上曰注書出去持入尹得養起出還入謂承旨曰大臣

有考見事持去云矣 上謂百祥曰萊伯拿来 傳旨見而入来耶百祥曰不

知而小臣年少新進之人才識蔑如居常愧懼猝當大任何以報答私

心兢惶有不容仰達矣 上曰鄭目謄在政院耶洪〻曰既退送故不

為謄置矣 上曰彼中消息最有殊常者矣判尹所謂嘗試之言

是矣 百祥曰不獨此事潘將密奏事亦可爲處矣 上曰分野同往者貫

月事予以爲異矣皇太后事怪矣皇帝方封禪云此非本色

矣 百祥曰臣奉 命時見之乾隆之繁文甚多且其土木之役亦

多云矣 上曰五子之歌所荒幾盡爲之矣以潘將之奏觀之封

禪外多有築土之役百姓離散云亦可見民情處矣 百祥曰乾隆

不若雍正矣 上曰雍正善君而紀綱亦有可觀者矣 上曰承旨

謄錄讀之洪 讀 上曰有姓諱矣其時儲君無故然矣注

書出去鄭目如已來到持入如未及來待來持入 浮養 起出持鄭目

還入洪 呼承傳色進鄭目 上謂 百祥曰太大君儲君前姓名下

著朱印此是不敬處也禮曹之書以姓諱彼必無不知之理而

有此誕語必有嘗試之意也彼既誤着則爲譯官者亦不受而撥

而受之故拿鞫之命蓋以此也此節目讀之洪 讀 上曰以此觀
之可見彼國紀綱之墜矣其所謂渠則稱御諱此則書姓名云者必
是嘗試矣鷹連今以五連爲之而向者玄翼以十連定式而來矣太大
君儲君至於折半之語其時承旨聽之耶洪 曰其時亦折半云矣
上曰狀聞中折半云者初則十連爲言而今則五連故今日大
臣諸臣皆言其折半云矣謄錄見之此則二十連矣彼以二十
連折半而以十連折半則太大君儲君許當以五連矣洪
曰然矣 上曰然則巳亥年十連辛卯年亦十連非狀聞之旨也
意者今乃覺矣此節目一度謄置政院明
日通信使及諸臣入 侍時講定可也其所姓諱必是彼之不察而書
也洪 曰驕倭所爲必無不知之理矣 上曰付貼處讀之洪 曰

此則執政五負卿尹一人矣 上曰此無可爭處耶洪 曰然矣
上曰其時鄭目頗淳古而此則極巧詐矣舊太守尊前者過甚矣
洪 曰關伯之子則猶可也而此則不可矣 上曰此則前所未有之
事別為可爭處也 上曰萊府幾日程耶洪 曰十日程矣 上曰倍
道則五日內當入去矣百祥曰臣甚生踈矣待歸咨島主後可爭矣
上曰雖咨歸島主約束外無可爭之事若因此而得力則可幸矣百祥
曰臣世世受罔極之恩而至於臣身猥蒙剪拂之寵頂踵毛髮莫
非造化臣當以死盡報矣 上曰向者洪重以此等事狼狽矣約條
嚴守之可也洪 曰萊伯若律己則可善處矣 上謂承旨曰守
令宣諭讀之洪 讀 上謂百祥曰汝侍從故不聞七事矣仍為下
直百祥持弓矢退出諸臣以次退出○十二月初七日資政殿 親傳香

行都承旨鄭彥燮左承旨韓師得右承旨金尚廸左副承旨洪 右副承旨李壽昌同副承旨權一相入侍時 上曰新府使與都事先後入去耶洪 曰通信使行驛騎盡公而府使私持馬下去故有差池之弊而都事則待其交遞而拿來故追後入來云矣 上曰然則置之遂罷出 ○初十日與政堂大臣備局堂上引見領議政金在魯左議政趙顯命戶曹判書金若魯吏曹判書徐宗伋吏曹參判金尚魯摠[illegible]入侍時 上笑曰倭人極奸巧矣承旨[illegible]言官手本乃倭人手標 上曰其不順便云者似是不聽從之謂也在魯曰此則疑是倭人所書也 上曰其手標上之 上覽之笑曰滿篇巧詐也書頭覺字無乃覺悟覺乎洪 曰疑如我國之白等也顯命曰似是承欵之意也 上命承旨讀義州府狀啓

上曰其言則陰慘矣若將有爲之意也魯在曰渠所謂預通者當初之言也 上曰潘㽘將入去之說極爲殊常矣魯在曰然矣 上曰狀辭詳備矣魯在曰臣伏見金鏞尚在任時狀聞似是畏怯而覺悟然三使臣爲言者亦不可知也使臣前元無別幅陸䄂則當初所言亦已非矣更以此問之宜矣 上曰如卿之意則可問於玄㬚秦矣魯在曰府使首譯皆書三使臣字當問之矣 上曰若謂此事更無可疑而府使任譯一並放送則於彼輩示其柔軟而今若更問則不過以無識荅之何快之有尚魯曰初若以嘗試辱國疑之則府使譯官必梟示矣洪 曰臣有區二所懷敢達矣當初詳聞備局堂上之言而臣意則以爲自 上若以辱國疑之則使臣之差退一旬無妨故其後入侍以此仰達則聖上以旣定之行有難進退爲敎矣以今見之則三使臣爲言者

亦非虛言矣若非虛言則亦不可歸於不敬別幅段袱櫝子則
問之宜矣臣詳見之則新府使與任譯亦不悟別幅段袱之說有
所違錯以此推之則三使臣字似亦是矣 魯在曰使臣規例新府使
何以及知乎 上曰新府使則宜乎不知矣 命顯曰別幅段袱櫝子之
說問而取服宜矣 上笑曰何以取服彼倭梟亦乎 命顯曰我國若以
謂嘗試辱國則府使譯官必之斬外無他矣 上曰當初處分在
於何日耶洪 曰去年二十五日也 上曰渠或知之乎 魯在曰似是
始得覺之矣 上曰三使臣字何以添入而亦未知得於何處矣
魯在曰三字既非鄭目中所載則添入書之者亦異矣 上曰罪人供
辭今日納之乎洪 曰禁府堂上草記姑未下批矣 上命中官
持來 上曰三使臣字者渠始覺悟而然乎 魯在曰似是渠自覺悟而

然乎在魯曰似是渠自覺悟而恐怯矣 上命承旨讀禁府草記
仍命書 啓答遂退出○同日二更興政殿曹吏判書徐宗伋右副
承旨洪 入侍時 上曰關西狀聞承旨達之洪 達之 上曰被
賫女人當速上備局問之矣徐宗伋曰此宗邊境重事雖在彼處
問之而備局亦當問之矣 上曰此女則不過被人指引者也不必用
重律也宗伋曰原其情則可矜而非可惡也 上曰此外十六人亦必
如是勒賣殘忍矣洪 曰北道則以此難保云矣宗伋曰非但北道西
路亦然而其處人口甚貴價直太重故招引潛賣云矣 上命承旨
傳敎曰今予之意不在於此彼賫把越深爲惻傷全在於此一體嚴
飭中外 上曰此則似是過慮而其中或無兩班乎兩班之子如是賫
賣毆打使喚則尤爲慘矣渠若以爲我非如此之人而彼入賫來云

云則必發怒重杖矣 上曰闌入之人兵曹何以知之而供辭是非亦
非兵曹所知也盖擊錚之規古有其法而設登聞鼓而名之曰登
聞鼓者許其登聞而通下情之意也古有設誹謗之木此則堯時
事乎洪 曰然矣 上曰堯之所以爲聖人者此也以堯之聖夫孰有誹
謗者設其木欲聞其過豈非盛德事乎上之人不得設木者已有所不足
之致而且末世人心則雖欲設木亦難矣將或有掛書之事矣書曰無若
丹朱敖此斷斷苦心而今有此言則亦必歸之於誣君矣洪 曰上古
則人人得以諫之中古以後則定諫官而諫之今則諫官亦不得諫之
矣 上曰今之諫官非諫官乃討官也洪 曰今則時世如此而 殿
下每有抑制之事故至蔑官師相規之風可悶矣 上曰官師相規姑
不暇論而至於相辱之境此則陋矣非士夫之風也 上曰昔有一登

聞者則闕內擾擾招結末色書吏之聲徹於大內此則紀綱所在而
以闌入之人視若帷瘞亦嚴其事體之意也今此捉着女人擊錚
之日寂寥無聲甚可異也仍命承旨讀趙洽奴擊錚原書判付庭
已四更仍為退出○十一日初度呈辭入啓給由○十二日再度呈辭
入啓加給由○十三日三度呈辭入啓遞差○
三十九才人乞日敬
侍時問 候訖左相趙顯命曰小臣惶恐而以
銓官薦望事仰達矣領相金在魯引入使小臣為之而臣何敢為之乎往
復於領相則參議三人以前望書送故臣信之不疑入啓矣追後送言曰
洪 以曾經見漏若未及 下點則以改望為請云臣敢達矣 旨子
於副擬已下點矣格例有違乎殊常矣參議既有改望之請參議亦不
行公矣注書出去望筒持入之 上曰既受點矣更書傳旨許遞乎因

命書傳旨左相曰事似如何矣既有叅判渠若聞此言應當自處今
姑置之好矣 上曰然則叅判叅議一體陞拮可也左相曰臣於洪
之前任忠監召還時以為肺腑之臣可託心膂肘腋矣自有可用處
何必任吏議乎 上曰可用何路耶左相曰難以形容仰達謂之心膂
肘腋之托則可諭之矣 上曰將來欲用心膂而今不用之乎左相曰何必
將來乎 上曰卿見亦為吏議耶左相曰叅議則暫經矣 上曰其人是古吏
判故為之今吏判難矣吏兵判有闕則誠苦盖擇人難矣○初十日拜
成均舘大司成○十四日政院 啓曰大司成洪 除拜過三日不為出
肅依法例推考警責仍即牌招察任何如 傳曰允○同日上辭疏
曰伏以不肖如臣偏被洪造前後踐歷罔非踰涯感戴之極惶隕罙切
每奉 除書煞費商量凡於筋力之可堪者則不敢恤冒進之為

嫌而輒皆承膺若其責任之不稱者則不暇顧違傲之似慢而終
必控免蓋以不如是則酬感渥而安拙分者無以兩行而不悖故也
迺者國子新命又及於夢寐之外驚悚震惕莫省攸措顧此所叨地
望清峻已非臣本分之所宜有而況其職責則虞廷所以教胄也周官
所以造士也爲任之重顧何如也若臣者學識空踈文藝短拙尋常
句讀尚且矇然等閑詞翰亦甚蔑如其本末長短宜莫逃於 淵
鑑之下而今乃畀之以成均之御責之以作興之任此無異鶢鶋之鐘
鼓僬僥之千鈞也噫才力之所不逮不可企而及之廉義之所難冒不可強
而居之其何可不量人器冒據臯比上以貽累於 聖簡之下以取笑於
多士也哉且臣重患關格之疾淹日瀕死近入回甦之境而尚委床褥束
帶供職尤無可論 天陛之下不敢坐違昇到 闕外悉暴情懇伏

乞 聖慈天地父母俯賜諒察亟許鐫遞以重名器以便調治不勝萬

幸云云 答曰省疏具悉爾勿過辭從速察職○十八日謝恩○三

月十八日景賢堂都承旨李成中 左承旨吳彥儒 右承旨金相福 記事官

朴盛源 呂榮祖 張澍 大司成洪 掌議李商軫 色掌李碩載 李命植 童蒙

教官崔普與 尹啓東 李慶重 同爲入侍時 上曰令番 神檥上排板用餘板

木善爲引鉅藏置可也 洪 曰從兄象漢在本職時以懸房牛廛稅事

陳達有令 廟堂覆奏許施之 教而 廟堂尚不覆奏矣近來典僕

寔有難支之勢不可無軫念之道從速回 啓施行之意分付備局何如

上曰依爲之 吳彥儒 曰傳 香時所用大再 香匣盡爲破傷改備何如

上曰然則依所達改備可也 彥儒 曰社稷 太學祭所用丰香匣舊

件亦皆毀傷不堪用一體改備何如 上曰依爲之 洪 曰丙寅閏朔

養士粮米戶曹自初不給至今相持不但事勢同廷事體亦甚未安
即令戶曹依例劃給何如　上曰依爲之金相福曰士子勸奬之責專在
於師儒之長且陞補爲年少士子興起之方而國子長尚不擧行斯速
擧行之意申飭何如　上曰承旨所達是矣陞補何不爲之乎洪　曰
非但朝家多事有所未遑且臣於本職自知不稱必欲遞免故未果爲
爲之矣　上曰旣已行公之後則當效一日之責何不爲之耶成中曰國子
長必欲遞免連呈辭單不爲擧行課製者事甚未安推考申飭使
即擧行而都旨所謂必欲遞免之説似有曲循之意如是之故近來
呈告紛紜亦爲推考可也司成進伏洪　、進伏　上曰小學題辭不云
乎惟聖性者浩浩其天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此文以三字
列書粘付于明倫堂壁上矣大成有師儒之責敎導訓誨專在大一

欲

成不可不勉而大學題辭亦云作之君作之師予有君師父三責而
近來士習不端予宗爲愧豈可專責渠輩亦予之過也以近日事言
之父兄不能禁其子弟瞽叟之子亦大舜盜跖之兄有柳下惠孟
子亦云鶄鶄之內豈不由於其人之氣稟乎以古道言之孔門七十
弟子皆通六藝文武本無異致而中葉以後文武異歧武夫則雖
或有如此事不甚關係而至於士子讀書科工乃是本色如或追
逐儕友則鮮不誤人予於金致良事宗爲慚愧令方行查無則渠
當自晓有則國家當有處分之道而雖以其供見之有隨一二朋
友至把在色之戒云渠自當而已何可援友也若問其人則自可知
之而往事勿説。不拖人故只問其即景判付亦有誨責之語而雖以
此觀之士趨之不端亦可見矣惟其如是故士習漸至不佳予則深

居不能盡知而父兄則可以禁責而溺於私愛不知其子之如何矣年少儒生輩自可有所聞矣賢關若激濁揚清之事則豈不有愈乎於偏黨事則式爲墨削付黃而如此事則不爲之士習何由以端正乎掌議掌在此而大成既居師儒之長務正士習可也洪 曰臣於本職萬不稱似求遞不得承 命入侍而 聖教以因士習憂世道之意縷縷至此臣宗欽仰矣古則雖不家諭戶說而鄉黨有丈老爲朝廷有碩德爲善者奬許而不善者規責之矣近世則公議不行士風漸壞身爲士子雖不飭行既無見棄於士流登第亦不有妨於仕路故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如水益下無以激勵矣㦤曰國子長所達誠是矣 上曰大司成所達只是說弊矣果何以則可以救弊耶洪 曰救弊誠難矣

上曰爾任輩必有所懷須悉陳之今日旣借丈陛方寸之地直陳無隱可也諸儒未及仰對洪　進曰諸儒亦必別有所懷臣當先陳矣十年以前則儒生之往來泮宮者多矣近來則以舘學爲機穽規避爲事儒風至此可見世道之末奈何而一自疏儒事後士氣一倍消沮絶跡賢關頃者亦以疏儒事有所仰達而疏儒本事臣亦以爲非矣其時疏儒不知本事而爲之誠極非矣然而究其本情実無一毫近似於　淵衷所疑者此輩被罪者雖若數三人而旣曰儒生以疏被罪故此少士氣消沮無餘矣頃雖解其放歸田里之罰而又施停擧之罰旣恕其罪則何必減等也事已久遠又當慶科其在慰安多士之道不可不快釋疏儒輩矣　上曰論語云擧直錯諸枉擧直錯枉王者之道其若擧枉而欲正士

習則不可矣疏儒事直乎枉乎雖以父兄教子弟事言之有不
善之事而撻其一人則一人戒而讀書可乎不戒可乎雖罪
其儒他儒亦可以此厭避之洪 曰疏儒事雖非矣士氣
則大抵以此消沮矣 上曰此真所謂入耳者熟矣大成習聞士
子之言故如是言之其時有下教者矣疏儒欲陷趙明履而至於
皇朝事予雖凉德薄學習熟聞見亦知尊周之義而其時至
有付籤之舉至今心痛故頃見尹光紹所付黃紙至為大開眼目以
見蓋於其時心驚故也頃者亦不云乎此乃疏儒今若解停則當
見今科而得參亦非異事如此之人將用之乎 相福曰今雖解停
渠輩或有不赴者而洪 之意非欲使解赴於今科也只願
聖明特加蕩滌都忘前事矣 上曰予豈忘之至今思之心痛矣

上下教於齋任曰今日既借方寸之地汝輩各陳所懷可也商翰曰

聖教以士習之不正縷縷為教至以近日事 下教同有士子之名故

臣實惶愧矣 上曰禮記云齒學之禮予亦冠儒巾服青袍同

士子齒學汝輩雖未及見究其本則同是士子予亦慚愧矣所謂一魚

混川豈可謂盡如此乎士習何由以不佳乎商翰曰 聖教以士習不正至有

下詢而臣以年少淺識無所知見無以仰對矣然而古則世有碩德宿

儒為世師表主張士論激濁揚清故賢關士論不行故士習日漸不

佳莫可收拾矣 上曰古有宿德云者其言甚是矣彥儒曰此儒所達同有

士子之名故深為慚愧云者其言甚是矣 上曰這掌以次陳達碩載進

伏 上曰誰也洪 曰校理李奎采之子也碩載曰臣於昨年為泮任而相

揖禮未及為之故齋中此事初不干涉矣聞有入侍之命蒼黃入侍

而及承 聖敎以習不正綴〻爲 敎臣誠慚愧矣 上曰相揖禮云者何
也洪 曰新榜進士與居齋儒生相揖然後始得入齋參食堂
矣 上謂碩載曰士習不正云者非責爾等也正士習之道專在太學故
云〻矣碩載曰太學乃首善之地太學正然後士習可正矣 上曰爾言
是矣碩載曰士習果未正而臣何以明知某〻之如此乎 上曰非欲使
爾等指名告之須以士習違之可也今以金致良所供觀之士習無可言
矣商輅進伏 上曰彼儒誰也洪 及諸承旨曰前翰林李毅中之子也
上曰何時爲齋任乎商輅曰正月間見差而臣父以五十草土積傷
生病待變以送故 釋菜時亦不得行公矣今承入 侍之命蒼黃入來
矣大司成雖已陳違而旣陳所懷之敎故敢違而疏儒事誠過擧矣
其時曲折臣適在鄕不能詳知而曁以誤聞 遂疏爲其疏擧而

天威震疊至於罪其父兄自此以後士氣一倍摧沮至於賢關無一人投足者蓋恐其或以某事罪及父兄故耳 上神色稍嚴勵洪 進伏曰此儒所陳辭不達意而其時 處分父子所坐雖云不同案則終不免以子罪父之歸渠輩之冤痛迫切當如何似此情狀正宜 聖上閔惻處故敢達矣 上曰罪父兄事予亦追悔而前於洪彝猷入 侍時亦有 下教者矣予既追悔故今番疏決時尹光天府把甚重而知其有九十老父故特為出陸而此則予甚追悔矣載碩曰大司成掌議既已陳達而疏儒 處分之後士氣果為消沮矣 上曰彼儒亦陳之命植進伏 上曰誰也洪 曰故惠郎李淨之子也相福曰延平子孫矣 上曰下教汝亦聞之否命植曰臣所居稍左未及進來推後入 侍故不能聞之矣 上曰掌議傳之掌議以 上教

以金鎰事云云傳之 上曰何必曰金鎰云云乎以近日事云云可植命曰近日士習誠不端矣 上曰則設弊須言其弊源也植命曰上古治平之世豈無一二不善之人近來亦豈一二善士而在前則有激濁揚清之氣故不善之人有所懲畏近來則雖於朋儕間以偷合苟容為主稍涉言議則父子兄弟以是相戒故氣節寖頹士習之不端直由於此而疏儒事諸儒已有陳達而疏儒事雖或非矣同為士流而一朝被無前罪罰便同免死狐悲自此以後士氣漸覺消沮矣 上曰上古今世之達是矣若果善為激濁揚清則好而過則亦不無其弊矣今世之人豈必盡為不善也若謂之士趋皆不端則誣一世也士氣豈因予而摧沮無餘耶秦始皇極為暴虐設大辟烹之二十七人流涎以待茅焦非祿之臣而挺身敢言曰願備

二十八宿之數假使吾雖為始皇之暴士氣則亦不當如此矣洪
曰臣等所達士氣消沮云者只以目下言之若當可死之地則安
知無幾人之效死乎　上曰皇朝末節義最多而予則於　皇朝士深以
為慨然也　皇朝末豈無可諫之事而曾無一人諫之者至於將亡
之日效死立節雖死何補於　國乎予則此無用之節義矣魏徵勿
為忠臣願為賢臣之說予甚是之矣洪　曰諸儒亦已達之矣疏儒
雖非矣　殿下山藪之量　天地之德特解其罰則豈不有光於　聖德
耶　上曰疏儒事予思之痛矣洪　曰雖非矣誤聞遠邇之致亦非
黨同伐異之意矣　上曰渠輩果誤聞矣以誤聞之事而為之不亦非乎
然而罪父之事予果追悔矣大成縲〻陳達甫等亦以予之故云〻則宜
惜解其停舉耶其儒生解停可也洪曰　聖德追悔之意宲為懇惻

至解其停擧凡在瞻聆孰不欽仰乎若以數行文字製下則士氣從可以振作矣 上曰予旣忝君師之責渠輩亦世族之家予爲後日之慮曾有述編矣今豈無貽厥孫謨之事從當有開示之道矣 上問商輅曰汝年幾何對曰今方二十九歲矣洪 曰年紀雖少能文有識望重於儕友間矣 上曰爾可能正士習乎商輅曰臣年少識淺雖忝居齋任安敢望其匡士習也伏願 殿下務廣 聖學厚施德敎以正士習焉 上曰於汝言予亦歎然矣予若施敎則爾能匡士習乎汝以儒生以此言達之者誠甚是矣洪 及彦儒進曰齋任所達誠是矣德敎行則士習可匡矣上曰汝等俱是世祿之臣須勿負予今日召見勉務之意可也洪 曰準點之法雖爲申飭而過準點後則更不來若減點數限二三十點而三十九人柑等製依到記例設科則似好矣 上曰即今居齋之中

無京儒耶洪　曰京華人旣備點數後去而不來故卽今齋之類皆是鄕儒矣 商輅 曰圓點之法臣則不知其有弊矣 朝家旣令準點赴試故士子亦限點居齋其心出自科擧利欲其於賢關何益之有哉 頤載 曰圓點之法欲使京儒守賢關 聖意非不美矣而京儒以準點爲限準點後不爲居齋雖爲準點之流亦或有趁食堂朝夕往來者非守 聖廟之本意乃文具也 上曰不爲居齋而朝夕往來乎 商輅 曰豈不居齋而若有事故則亦旣無朝夕往來乎臣亦或有爲朝夕往來而大抵京儒只爲科欲而圓點故雖爲居齋只參食堂而不爲言議可否京儒雖多居齋亦何益也 上曰文具之說是矣陞補通讀亦豈非文具乎洪 與諸儒承命先爲退出○二十九日以試官牌不進依承 傳罷職○四月初七日 殯宮以

居

[illegible]之足專曰洪 即為叙用付軍職侍令于差備即
[illegible]拜左承旨仍為謝恩〇十七日景賢堂
咸鏡監司李昰輔左承旨洪 入侍時 上曰汝於頃者往山訟摘奸
者乎鄭昌兪曰慎徽及琅玶君山訟摘奸臣果往矣 上曰山訟害及
白骨最為殘忍現發者只慎徽也不知有幾慎徽而安知京垂
亦不為曲護耶詞訟為守令之堦梯爾其着念奉行也昌兪退出
上曰此誰耶洪 曰鄭光震之姪也禮賓直長朴師建進伏 上問
職姓名仍問職掌師建曰宴享乃致祭等事矣 上曰此誰耶洪
曰故判書朴師洙之弟 上曰思汝兄矣今見汝感愴矣師建退出東
活人別提林澤新曰甲飭之後太半逃散物故比前數少故 禁標
內摘奸及今番勅行時汲水等事甚為苟艱而上司之出脚因

禁亦爲難堪之弊矣 上曰巫女則勿爲加集使不得待於城內
可也 新澤 退出 洪 曰令以入 侍官員所達觀之諸上司出牌案爲
小民難堪之弊矣 上曰既有備局何不禁斷耶 洪 曰備局許
多堂上亦皆出牌因人而其所因者未必皆公事也備局既如
是則恐不得禁斷他司矣 上曰諸上司及備堂事寒心矣
以耳目糾檢嚴飭此後則非公事而有此事者隨現重繩可
也內資奉事閔百宿進伏 上問職姓名仍 下敎曰予於上年
見汝矣 百宿曰上年常參時入侍矣 上曰此乃驪陽府院君
之孫也 洪 曰驪陽府院君奉祀孫也瀷之子也 上問職掌
百宿曰 御供酒及油淸矣 上問遺在 百宿曰燒酒一千二百餘甁香
醪八百餘甁油淸各二十餘石矣仍退出中部奉事申暕進伏

上問職姓名仍問民戶及男丁昧退出西部奉事宋欽明進伏

此誰耶洪 曰宋徵來之子也 上曰汝以武弁之子何為文南乎

欽明曰偉哉小科故為之矣仍退出敎寧叅奉李養重進伏 上

問職姓名仍問此誰也洪 曰奉朝賀李秉常之子也 上曰汝

父久病不見近則何如養重曰三年風病今則不能起居於房中矣

上曰其然乎耆社休致之人心甚貴之每欲見之今見汝如見汝

父養重退出○二十五日館所勅使接見後回鑾時以右承旨隨

大駕至崇政門外 上降輦乘輿洪 進前曰莫重 動

駕兵曹郎廳差備不得盡充雖緣諸郎之或有拿 命或除

本仕而事體則未安責有所歸不可無警兵曹判書鄭羽良推考

何如 上曰依為之○二十六日左副承旨宋昌明啓曰備邊司草

記京畿監司李埨親病極重决無暫時離捨之勢令方陳疏到
政院云勅使回還迫頭而道臣將不得陪行揆以公體私情俱不
可無變通之道令該曹勿拘夯秋之限即為出代使之當日內
辭朝為宜自本院依此稟旨舉行事草記 允下矣政官即為牌
招開政差出如何 傳曰政官牌招堂上正三品中問于大臣擬望以
入○同日拜京畿監司 傳曰罷漏後留門畿伯使即肅拜仍
為下直而此等之時教書有追為之例諭書則即速修入上辭疏曰
伏以臣於千萬夢想之外忽伏承畿伯寵擢之 命五內震
剝罔知攸措念臣性分之迂拙才識之鹵莽歷試內外畢露本
末則未知 廟堂果何所取而遽擬於是任 聖明亦何所簡
而濫授之無難也顧今風夜諸賢之舊次宿望不為不多而臣小

新進後生越序驟躋其該物情而玷名器者為如何哉朝臣之初
叨重任者莫不逡巡控籲以成飾讓之例套若臣者不堪至難强
而必欲瀝血鮮免之誠則宲有異於人者計臣釋褐之初則不過
五載距臣强仕之期則尚餘四年矣以愚騃蒙陋之質荷　造
化陶甄之澤從前忝竊罔非踰涯而辭受有不自由去就未免
郎當每一念至憂愧交深而只幸官位不至甚高責任不至甚重
浮沉奔走上可以少酬　洪澤下可以粗安私分今又冥升不已遽側
命德之班此無異於蟨蚊寅以萬斤之重縱莫恤負乘之機獨不
畏悪盈之　天乎然則　聖上所以春毗臣身者有違於老其才之義
也賤臣所以蒙被恩榮者將不免災其身之歸也伏惟　聖明至明至
仁無微不燭如臣懔危之悃不待臣言之畢而㢈有憫念之也舊伯

有故變通差除送勅凡節萬分緊急非不知控訴之非時而情窮勢
蹙迷不知變臣罪至此死何可贖至於畿輔按察職責尤重宗無一
分承當之望而區區之所顒祝者方在於新資之亟收故未暇煩陳伏願
聖慈察臣血籲之非出例讓將臣新授職秩即賜刊改以重公器以
安私分不勝萬幸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速往欽哉 ○二十七日
謝恩後到界與舊伯李(命坤)交龜送勅事開城府地出去 ○五月初二日
入來復命 ○十一日景賢堂藥房入診都提調趙(顯命)副提調鄭(益河)京
畿監司洪 入侍時洪 進伏曰小臣以年少無似受前後罔極之恩
而今之擢拜又出格外悚惶無地冒沒承膺之後道內民瘼邑弊力加周
察以為一分報效之地而新到之初雖未能詳知其某邑之有某弊大抵民
力之困瘁邑樣之凋殘邑邑皆然而欲矯其弊着手無處以是尤為

惶悶矣 上曰畿農何如耶洪 曰上年水沉之處無異辛丑而洞畓稍豊故海民洞民相資賴濶不至大段饑死且秋年則成樣而春年則以春雨久注之故盡為空殼云矣各邑疲殘難支之中六驛為尤甚決無支吾之勢自前僅馬廳有 朝家劃給之錢名之以移營錢而空庫直捧授後各驛中有不得已公用之事則以此錢這這推移救急如干所餘之錢年前庫直盡數盜去尚未捉得惟此一時救急之路又絕乏各驛無措手之路莫重傳 命之地勢將至絕站之境此案可悶矣 上曰李坤命為監司時亦以此陳達而有所劃給之物矣趙顯命曰不塞生弊之穴只以救急為務則雖日日劃給萬無支當之路矣洪 曰臣之所達非欲請得某物也方欲查得其生弊之穴而其難支之狀為先仰陳矣 上曰非但畿驛為然八路之驛皆然云此誠非細

處矣今番勅行各邑亦有所給之物耶洪 曰或銀子十兩二十兩或以
邑之大小而皆給之矣各驛亦為隨大小給之云矣 上曰邑邑驛驛皆
給耶洪 曰然矣洪 曰公都會都事例為舉行而本都道事李鳳壽
因擊鼓人所供自本道查 啓已下秋曹而秋曹長官久不行公尚未
出場甚可悶矣 上曰鳳壽自恃官長之勢以私事刑小民極為非
矣削職可矣趙命顯曰李鳳壽雖罪之而山訟果是偷葬則似當別論
矣 上曰令本道詳查處決可也洪 曰畿都作稟令該曹各別擇
差何如 上曰依為之洪 又曰訟者見屈而有稱冤之端則或擊鼓或
上言之際平說道理以鳴其冤固其宜也而近來落訟者輒以侵辱訟
官為能事所謂訟官內則京兆外則道臣訟者乃府民道民也渠安敢
以訟事之見屈詬辱京兆與道臣無所顧忌乎此不但有關風化其辱

朝廷亦大矣此後落訟後擊鼓 上言或有侵辱訟官之事則本
事雖許更查而其侵辱訟官之罪別為照律重繩以存紀綱事
申明嚴飭定式施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 上曰予嘗歷見畿營
之門有京畿監營者有布政司者何處有 殿牌耶洪 曰布政
司之內有 殿牌矣 殿牌奉安處皆為頹圮欲鳩材修改而無
容手之處此甚為悶然矣○八月十一日歡慶殿藥房入 診都
提調鄭錫五提調李周鎭副提調趙明履京畿監司洪 水原府使
成範錫楊州牧使李益輔竹山府使田雲祥高陽郡守金孝大入 侍時 上
曰道臣守令各陳弊端可也洪 曰近來驛路之凋殘八路同而畿驛
尤甚目下痼弊宜先矯革 堂下別星之乘轎為弊不貲申明舊法
更為嚴禁何如 上曰令備局更為嚴禁其犯者施以濫騎之律不

報察訪掩置道臣亦令備局隨現重繩諸道一體申飭赴燕書
狀通信從事依舊例勿問洪 曰澆奠床卓器皿各不同事體未
安令該曹酌定器數行關分付以爲一例遵行之地何如 上曰依爲
之洪 曰春秋 釋菜時所用之脯旣有尺量而近來列邑作脯大
小不一事甚未安令該曹依舊式更爲申飭以爲一遵擧行之地
何如 上曰依爲之高陽郡守金孝大曰道臣以 釋菜作脯事
有所仰達臣亦有所懷敢達外方鄕校祭位多與續大典不同
作脯封進勢固不足矣且臣待罪抱川縣監時見之則元無東
西廡而配十二賢於 正殿矣 上曰令禮曹一依續大典修擧非
特本郡諸道一依續大典施行而東西廡不備宜祭於廡者同
祭於 正殿則非特事體之苟簡便是升堂禮制大段掣肘亦

令該曹問于諸道無廩處一體令建洪 曰以水原以八千兵馬獨
鎮之邑許多策應十倍於他自前有餘結三百餘結補用於軍需及
馬役蓋無此則難以成樣故曾任諸臣皆不得報其非私用可知楊州
處於東北初站上奉十三 陵寢且有十四 墓所以其 朝家所給十一
石月廩萬無支當於凡百酬應之路不知自何年有餘結而五百餘
結添補於使供官廩之中排朔用之修簿報營已成謄例故奉朝賀
崔奎瑞為本物時以此注議於其時相臣南九萬則九萬以為若無此則本邑
何以支撑乎決不可輕易直報云故仍以置之臣於年前待罪本州詳知邑
中形勢雖頒 朝禁至嚴之時兩邑守令出自侍從不敢因循掩置臣亦
方為據案論報於備局而兩邑事萬分可慮廣州曾有如此事目
自 上特為出給本州俾補使供軍需今若依此例許給則邑與

民或可得以保存而臣不敢直請敢此仰達矣 上曰既有廣州前
例令備局稟處洪 曰 御路變通事體重大而既有所懷惶恐敢達
明陵 御路與 昌敬陵同路而舊路因丁亥大水浦落不得不修治新
道矣今則舊路泥生如舊新道反漸浦落且新舊路遠近顯異雖
不敢自下請改而地形則如此矣 上曰其路曾行多矣果若所達依丁亥
以前修治可也遂退出○十月初二日歡慶殿領議政金在魯判尹金若魯行
副司直鄭羽良禮判李周鎮戶判朴文秀行副司直具聖任兵判金尚魯刑判洪象漢行
副司直鄭益河工曹參判申思建京畿監司 吏曹參判李天輔左副承旨
金相福副應教尹光紹掌令南泰赫假注書魏興祖趙台命記注官朱炯質記事官盧
泰闗入 侍時領相金在魯曰頃因忠清監司李日躋筵奏軍作米事有許施
之命而他道亦令一體舉行矣昨日備坐已與諸堂有所區畫兵曹騎步

軍布作米之法

木一百五十同戶曹木一百五十同賑廳木一百同禁御兩營木各七十同監營木三百同黃海監營木一百同代錢一萬兩黃海兵營木六十同合爲一千同分排於三南京畿作米三萬餘石事有所磨鍊矣 上曰依爲之 魯尙曰此事非於備局之坐臣亦參聞而區區迷見則竊謂有三[illegible]軍布作米古無此規而創自己酉年間矣如値歲熟米賤之時則各以本道財貨作米以置則最有實效誠爲便好而今也不然本道旣無取用之財貨故不計軍需及經費所用括出京城如干見儲之物要擬遠外留置之穀此不緊一也三南豐而西北饑急於救民也不暇顧則雖傾竭輦下財力一邊作米一邊移轉猶可也而今則只爲些少之慮爲此不緊之務此不緊二也 國家方講守城之議則根本之地不可不固雖一端布自外而聚

於內則可自內而散於外則不可 況目下各衙門軍需兵戶曹經費可
謂哀痛而今之為此舉者恐未免失於輕重此不緊三也大抵作米之法
旣不得廣及則在小民未必為大患且畢竟用處豈專歸於賑資
乎苟使此事利於 國而惠於民則軍需經費雖曰縮而又縮何惜
之有而其實旣不若此則臣意以為不可為矣 上曰己酉年故相臣李
台佐有所建白而創作米之法至今多用而有益於民 國故今亦欲用
行而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苟利於民則予欲行之兵判所達守
都城言固是矣而藩籬亦重矣重臣所達如此諸臣亦為陳其輕重
利害可也鍇曰軍作米之規蓋為二道一則年豐之時儲穀以備水
旱賑饑之資一則作米木貴之時為紓民力也今則經費凋竭
作米儲置恐非其時今年之事不至於米至賤而木大貴必無

宲患於民矣經費之司各軍門固難責出許多木同至於關
西則近來蓄積漸至耗竭不無深憂左不可取用如以輕重論
之當今之勢作米差輕還寢無妨矣鳥尚曰關西之儲蓄亦非細
慮矣良翊曰臣則於此事利害實有未晣然者矣以大體論之豈
年貿穀凶年賑民誠是好事而自己酉以來所貿之穀多用
於不緊之處今則所餘無多若括取許多財貨貿穀之後又復
如前浪用則其為不緊甚矣以此觀之臣則宲未知其利害矣
上曰卿則以為輕重何如耶良翊曰臣則以為如前歸於不緊之用
則不貿為便矣鎭周曰軍布作米曾於凶年多賴其效及今乘賤
貿置則非不知為日後可用之資亦可為軍民一時之患而但近來
兵戶曹之經費各衙門之軍需蕩然無餘可謂寒痛目前別無

緊急可用之事指出千同之木貿置米穀不急經費軍需之凋
竭恐非長策兵判所達誠有意見矣教曰 國家多蓄儲則今
此作米目前為民惠日後為賑廳資豈不為好而但今無急用
之處而以經費軍需括出作米極甚重難且捧布乃是應捧
者以夲布捧之民知應納木花雖貴似無怨言且作米久為留
儲則未必盡為賑穀而有形勢監司與各衙門有力者因緣請
得多為費之歸此亦可悶矣 上曰此則户判所達誠然矣而既許
忠清道他道亦可許之矣 尚魯曰江倉在都城不過十里之近而猶
令移倉者 聖意何在也軍需經費今若盡括而不幸有軍旅
水旱之憂則如之何哉臣雖有司之臣而兵曹百五十同木之得失臣
非慳惜也 上曰以夲道財貨作米以置則便好云者此則兵判之

言是矣 聖任曰姑無目前之急而只爲日後之資傾出不足之軍需恐
非長策臣之所見亦與兵判無異矣 洪象漢曰諸臣所達皆有所見臣
別無他議而軍作米非古法自是道臣守令所樂聞蓋出於要
譽之意而畢竟民力之所費無減於納布恐近於違道干譽臣
意則今以不便爲至於關西財力今番往來時細察之殆至於危急
決不可捐出穀百同米矣 領相曰違道干譽之說則萬萬不襯矣
文毅曰作米之政非干譽也 上曰譽字太過矣 洪象漢曰爲目前小惠
不思軍需經費則終非善政也 益河曰大臣之意則在於過豐儲穀逢
歉賑民而諸臣之言出於惜費矣 上曰若以彼此輕重言之則畢
何如耶 益河曰民惠則小而損失 國財則多輕重可謂判異矣 恩建
曰儲穀則固好而昨日備局之坐有司之臣以經費之罄竭爲悶此

亦不可不念矣諸臣既以輕重判異仰達臣亦無別般意見矣天輔曰

輕重則諸臣既已達之臣無別般所見而作米未易有窠效作米便

是代捧而臣待罪外藩時還上代捧雖請得於 廟堂不過為

一時小惠有司之臣以經費為惜亦有意見矣 上曰道臣亦陳

所見洪曰此亦裒世之意也 君與相蓋欲為民設施而因軍需

之不足諸臣若是持難可見 國計之艮痛且軍作米初雖為民

儲穀间為各衙門之請得畢竟區處或不免有名無實有司

之爭執誠宜矣而若以民情論之以此綿貴穀賤之歲使民不

納木而納米則豈不為實惠乎 上曰此亦道臣之言故如此矣洪

曰頃以順懐基立碑事因承旨所達已有 成命故今方経紀

舉行而既有所懐安敢不陳乎各陵未盡立碑而先始 基所碑

後事體似或如何惶恐敢達矣 上曰所達是矣置之洪 曰南
陽慘被昨年海溢之災府使尹泰志以擇差之人纔經賑政多有經紀
未及收殺而頃日政移臺職矣臺臣事體甚重雖未敢請其仍
任而邑事則誠可悶故惶恐敢達矣 上曰果如所達則仍任可
矣大臣之意何如領相金在魯曰南陽民情之惜去誠如道臣所達
自 上特命仍任未有不可矣 上曰特為仍任諸臣以次退出